



汪明辉和妈妈在旅游路上。受访者供图

最后一位南侨机工去世

抗战时期回国参战，多次与死神擦肩

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10月29日在重庆永川去世，享年96岁。

1939年，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，响应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，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，简称“南侨机工”。

1927年，蒋印生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华侨家庭，父亲和哥哥都是当地有名的医生，过着富裕优渥的生活。抗战时期，他毅然回国参战，在滇缅公路上经历九死一生；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；转业到重庆后成为国家特级驾驶员，退休后为侨务工作不懈奔走。
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“战时生命线”滇缅公路急缺大批司机与机修人员。1939年，南侨总会向全体华侨发出紧急通告，招募军车驾驶员，蒋印生瞒着父母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，第9批回到祖国。

“父亲经常教导我说‘你虽然出生在印度，但你是中国人，祖国若是不强盛，海外华侨再有钱，也会被人看不起。’”蒋印生2021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，“所以我决定不当亡国奴，回到祖国去！”

在险峻的滇缅公路上，最大的危险来自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。“遇到日机空袭，躲避不了就下车匍匐在地。”蒋印生2021年回忆说，有一次，一架日机向蒋印生驾驶的车俯冲下来，飞得最近时离车头只有20米左右，一连串子弹打在车身上。

为躲避日军轰炸，蒋印生和伙伴们经常晚上行车，而且不敢开车灯。由两个人牵一条4米长、1米宽的白布，车辆跟在白布后面行进。很快，蒋印生对密集的空袭习以为常，他多次幸运躲过了日机的轰炸，但身边的伙伴并非都如此幸运。有的



蒋印生生前在整理勋章。新华社发

驾驶员牺牲后，遗体只能匆匆埋在杂草丛生的公路边，连一块墓碑也没有。和蒋印生一同从印度出来的几名同学，就永远留在了滇缅公路上。他后来一直保存着他们的照片。

1939年到1942年，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运送军需物资50万吨、汽车1.5万余辆以及不计其数的各类民用物资。1000多名南侨机工献出宝贵生命，平均每公里牺牲一人。

抗战结束后，蒋印生决定留在祖国。他先进入国民党部队任驾驶员，后随军起义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川藏公路通车后，他和战友负责将物资从成都运送至昌都、拉萨。在部队期间，他曾多次荣立一、二、三等功，还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万里行车安全奖章。转业到重庆一家运输公司后，蒋印生开了20多年客车，被评为国家特级驾驶员。

依托华侨身份，蒋印生成为当地侨务工作的开创者。1984年，他在政府支持下创建当时的重庆永川县侨联，担任第一任侨联主席。

“父亲走得很安详。”蒋印生的女儿告诉记者，父亲临终前反复说，与牺牲的战友相比，他很幸运，感谢所有关心他的人们。综合新华社等

我看到了妈妈的另一面

90后小伙带着患癌妈妈「唱游中国」

记者 田汝晔 孙雪萌

汪明辉今年28岁，是一位原创音乐人。带妈妈旅行期间，他每天都会把自己弹吉他唱歌的视频和一路的见闻发在短视频平台，镜头前的他搂着妈妈，抱着吉他，母子俩笑得很开心。对汪明辉来说，过去的阴霾已经消散，他想好好把握住当下这份美好，也希望将这份美好传递出去，让更多有相同经历的人重燃希望。以下是汪明辉的自述：

煎熬与美好

我带我妈出来旅行已经80多天了，最初有一个“唱游中国”的想法，应该算是对妈妈许下的诺言，因为她确诊为鼻咽癌晚期后，那段化疗经历太痛苦了。

两年前，我爸妈都在外面打工，当时我爸说我妈嗓子疼，我就赶紧带着她去医院做检查，辗转了好几家医院，最后在广州确诊为鼻咽部恶性肿瘤。现在我已经不愿意回忆我妈那些抗癌经历，毕竟太煎熬了，不仅对我妈，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沉重的打击。

正因为我妈住院化疗很痛苦，她以前也从来没出过远门，所以我想，等她治疗完，一定带她出去走走，这也是想让她对未来有一些期待感。虽然当时治疗时我妈答应了这事，但是去年治疗休养完，她又怕出去花钱太多，因为她治病，家里的钱全都花完了，我们还负了债。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，爸妈总觉得要给孩子留些钱，毕竟我也到了要成家的年纪，他们不敢再花钱了。

我爸妈都是农民出身，年轻那会儿在老家种地供我读书，后来他们俩就外出打工。我妈没念过书，也不识字，出去旅行对她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

我告诉妈妈，我忙事业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和时间，不着急这一刻，我给妈妈做了很多功课，慢慢开导后，她最终同意去旅行了。去年年初，我妈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都恢复得不错，我们还去复查了一次，医生说恢复情况很好，我觉得旅行计划可以提上日程了。

本来出游的最终目的地是新疆，结果这个计划中途夭折了，所以我们改变了路线。8月份，我们从安徽老家出发，开车去了湖北宜昌、河南洛阳、陕西西安、四川泸州、云南这些地方，我妈看到每一处不管是人文还是自然景观，包括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，都觉得很新奇，所以她也很开心。在云南，我们暂住的是洱海边的当地白族村落，住在村民家里，房价便宜而且居住环境很好，我妈还跟房东奶奶一起种地，奶奶也经常送些菜给我们吃。

这一路我们已经走了快三个月，我最初都没想到能走这么久。我妈很开心，每天笑容满面，而且她的身体状况不错。这次出来，让我妈开心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我妈三个月要复查一次，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。眼看要到复查时间了，过阵子我可能带她去昆明复查，我对妈妈的身体状况还是有信心的。所以对我来说，煎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我要好好把握住当下这份美好。

妈妈的另一面

这是我第二次来云南。

第一次来是2018年，那时候我刚毕业不久，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来到了这里。我那时候喜欢唱歌，在云南采风创作了很多歌曲，也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，希望能打拼出一番自己追求的小事业。

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我们只是站在了父母的肩

上，见识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繁华。这让我特别有感触。所以我这次来的心情是不一样的，之前是个人出游，这次带妈妈来看大好河山，考虑更多的是家庭。出来这一路，基本上我扮演了服务的角色，我妈的吃住行都是我安排，我也尽可能满足她的舒适感。

我很庆幸的是，这次旅行中见到了妈妈的另一面，这是我之前从没想到过的。

我以前在外面打拼，妈妈会打电话说很多嘱咐我的话，反反复复说很多遍，那时我会嫌她啰嗦，觉得妈妈年纪大了。可经历了这场磨难，我成长了，现在觉得妈妈能在我面前说话多么不容易，她说多少句我都愿意听。

在旅行的路上，我妈开心得就像小女孩一样，我觉得她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少女。我妈追求浪漫，出门要穿得好看，镜头里要美丽。我们去丽江古城，她看到好多人披民族风的披肩，见她也喜欢，我给她买了一个红色的，她披上就跟小女孩一样快乐，让我到处给她拍照，感觉她又回到了那种年轻貌美的状态。

出来这么多天，我妈的一些心态和状态都有了改变。以前她坐车都晕车，几乎坐一次车吐一次，可这次出来，有可能是儿子带她出来心情不同，这一路上她都没有晕车，包括前几天我们在大理的乌龙坝草甸，在山上我们盘旋了5个小时，一路特别颠簸，我妈啥事没有，还给我指了指风力发电的风车、高耸的桥，让我看车外的风景。

我们家一直很和睦，我从小到大没看到爸妈吵过架，妈妈治疗时也是我爸和我共同陪她抗癌。我们在医院外面租了房子，我爸一早上市场买菜，我回来做汤做饭，每天都是这样。父母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我跟妈妈这趟旅行结束，肯定要把她还给爸爸，希望他们活得更久一些，每天过得更开心一些。

全国巡演的特邀嘉宾

有老家的亲戚和朋友给我留言说，我妈是我们村里最值得骄傲的妈妈，我做儿子的听到这个评价还是挺开心的，毕竟这是对我最大的认可。

其实这一路我很知足，我带着妈妈出来玩，我还能唱歌。我们不是穷游，虽然我一直说不花冤枉钱，但是我也很在意旅行的舒适感和质量。

我们旅行的主题叫“唱游中国”，一路唱着歌一路旅行，所以不论走到哪儿，我都要唱歌打卡。比如最近在大理，我在洱海边唱歌，我喜欢这种在哪儿都是舞台的状态。洱海边有好多人散步、骑单车，他们听到我唱歌都会驻足，面对面听我唱歌，鼓掌激励和支持我，我觉得真的很开心。我妈也喜欢音乐，她喜欢唱黄梅戏，在她治病时，我给她放了好多黄梅戏的剧目听。所以我弹吉他唱歌，我妈也非常享受。

最初拍视频是想记录下旅途的点滴，但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是我没想到的。其实我也感到很荣幸，能向人传递我们旅途的美好和快乐，能给予一些人力量，这也算是我的追求吧。

这次带妈妈旅行结束后，我很想完成一次全国巡演。如果能实现这个梦想，我想让妈妈当我的演出嘉宾，鼓励她去唱歌，获得更大的人生体验感。

这两年，我会尽可能多地陪伴妈妈。我妈很喜欢云南，现在天气也非常舒服，我们准备多待一阵子，等天气冷了，可能会继续南下到广西、广东，差不多到年底，我们就准备返回回老家过年了。

至于去新疆，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我肯定还要带着妈妈继续完成。

10月30日，是安徽小伙汪明辉带妈妈“唱游中国”的第88天。

两年前，汪明辉的妈妈被确诊为鼻咽部恶性肿瘤。在治疗期间，他有了一个心愿：等治疗结束带妈妈出去旅行。今年年初，妈妈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恢复得不错，汪明辉便把旅行计划提上了日程。8月份，一辆车、一把吉他，再带上露营帐篷、气垫床、锅碗瓢盆，汪明辉和妈妈开始了“唱游中国”之旅。